

珠玑录

⑥

天剑伦

典藏版

步非烟

著

天剑伦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天剑伦

典藏版

步非烟
作品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天剑伦：典藏版 / 步非烟著. — 青岛：青岛出版社，2018.3

ISBN 978-7-5552-4402-8

I. ①天… II. ①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86036号

书 名 天剑伦：典藏版

著 者 步非烟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郭林祥

责任校对 耿道川

特约编辑 崔 悦 吴梦婷

装帧设计 苏 涛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 (700mm×980mm)

印 张 17

字 数 165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52-4402-8

定 价 39.8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畅销·古代言情

目录

第一章	玉露花开满梵宫	001
第二章	谁舞劫灰向碧空	010
第三章	云山万里烽火色	016
第四章	此去浮生尽转蓬	026
第五章	九重帝阙天外开	033
第六章	惊觉前尘照影来	043
第七章	未消人间无限恨	053
第八章	三生石上意徘徊	059
第九章	徘徊流光照玉人	067
第十章	欲问当年梦里身	078
第十一章	池间疏影当风乱	090
第十二章	壶中春色照眼新	097
第十三章	露电浮尘幻自真	105
第十四章	神驹狂弦动紫宸	113
第十五章	璇玑欲碎转轮破	121

第十六章	璵珞垂彩入梦频	132
第十七章	问君何事沉吟久	141
第十八章	重忆江湖樽中酒	149
第十九章	水中月满千山外	154
第二十章	镜里花开永劫后	164
第二十一章	长弓掣影天河碧	171
第二十二章	天中新莲谁持去	182
第二十三章	多情一笑伤别离	191
第二十四章	九窍玲珑亲执与	202
第二十五章	雪裳年少云中姿	211
第二十六章	寂寞空花坠影时	220
第二十七章	十年铸剑鼎龙怒	227
第二十八章	一袖香绝万物迟	242
第二十九章	从此汉宫尽不忆	250
第三十章	王母殷勤奉紫芝	258

第一章

③ 玉露花开满梵宫 ③

夕阳透过雪峰的罅隙，将大团光影洒在额伦寺高耸的暗红尖顶上，让那本已破旧的寺顶也显得辉煌起来。

额伦寺是一座百年古寺，也曾繁荣一时，但近十年来已经没落，寺院金漆零落、砖木残败，香火微薄，远不如附近的哲蚌、甘丹寺那样声名煊赫。寺中修持的僧侣接受着不多的供养，晨钟暮鼓，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年轻的僧人们在朝阳升起的时候打开朱红的寺门，诵念佛经，打扫寺院，为前来膜拜的信徒们讲法、赐福、治病，到了太阳落山的时候，再关上寺门，分斋、诵经、人定……

少年僧人渐渐长大，成为中年喇嘛，迟早有一天也会变为长须斑白的老僧，但那一张张清瘦的脸上始终挂着悠然自得的表情。他们本以为自己能永远侍奉神佛，终老此生。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他们这份安宁的梦境，注定在今天破灭。

傍晚，一名年轻喇嘛如往常一样，正要轻轻关上那重朱漆斑驳的大门，远处一阵牧歌传来。他无意中抬起头，向寺外的茫茫雪山望了一眼。一对牧民夫妇正驱赶着大群牦牛回家，夕阳垂照，牧歌飞扬。年轻喇嘛的眼神迷茫起来，他有些想家了。年迈的祖母、年幼的妹妹，还有院子里那条忠诚的小狗，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想到这里，他不禁忘了时间，倚着门柱久久站立，连伸出去拉门的手也没有收回来。

直到夕阳落尽，他才清醒过来，轻轻叹了口气。

宛如回应一般，另一声叹息同时响起。年轻喇嘛不由得一怔。这样空旷的雪原，是不该有回声的，更何况那声音如此阴冷、诡异，分明不似人声，而仿佛是传说中魔鬼的冷笑。

年轻喇嘛心中一惊，向声音来处看去。

就在他抬头的瞬间，眼前绽开了一团极浓极鲜的红色，腥咸的气息瞬息弥漫在夜风中。然后他感到脖子上一轻，整个世界顿时神奇地旋转起来，和大团的血红一起轰然坠地！

泥土在他眼前扬起，遮住了双眼，他拼命想喊叫，却发现自己已无法开口。

因为他的头颅已随着满腔热血一起跌落！

那声魔鬼般的叹息又重新响起，一条雪白的光影从不可知处冒了出来，鬼魅般向额伦寺门中飘去。一条条黑影宛如地狱开启时放出的恶魔，紧跟着跨了过去。

砰的一声闷响，那具还在颤抖的躯体被推倒，跌入积雪。

从这一刻起，额伦寺的命运已经注定。

一声声惨烈的呼叫划破浩茫星空！

星月暗淡，黑暗梦魇般笼罩大地，唯有寺庙上方一小块夜空被火光映照得明灭不定，宛如大片墨黑中伸出一只血红巨爪，沉沉垂罩在额伦寺上空。

屠戮，完全不可阻挡。

那群黑影仿佛得到了恶魔的力量，轻易粉碎了额伦寺僧侣的一切抵抗。雪亮的利剑、长弓、转轮、法杖被那群黑影握在手中，在狭窄的寺庙中恣意乱舞，每一下都伴随着刺入人体的闷响和横飞而起的残肢。

圣洁的佛法之地瞬间如化地狱。鲜血染红了经幢、梁柱、法器，甚至大威德金刚慈悲、怒目的两张面孔。

却依旧寂然无语。

如今，就连神佛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眼前这场惨绝人寰的屠杀。

也不知过了多久，惨叫声渐渐小了下去，满地鲜血也逐渐变成暗黑。那群黑影杀死了寺中大半的僧侣后，选出幸存的七个僧侣扔到寺院中心的尸堆中，再围拢上去。

七位僧侣有老有少，似乎都还未从极度的恐惧和震撼中清醒。他们有的满脸悲愤，怒目注视着这群刽子手；有的瑟瑟发抖，躲在同伴身后；有的毫无表情，等待着厄运的降临。

他们眼前的这群恶魔，每一个都笼罩在墨黑色的斗篷之下，看不清面目，唯有手中的法器冰冷如雪。额伦寺僧人的鲜血正从雪亮的锋刃上点点滴滴落。

突然，那群黑影从当中分开一线，所有人都举起手中法器，恭谨地致礼，似乎在静候着某人的到来。

一个人影踏着满地鲜血，缓缓向僧人走来。

同样的黑色斗篷，同样冰冷的长剑，但他的声音十分温煦，“诸位大德。”

旁边一位黑衣人递上一支火把，隐约照出来人的面容——

来人金发垂肩，双眸中透出淡蓝的微光，看上去竟十分清俊温婉，仿佛一位来到藏地修行的异国王子。

额伦寺僧人面面相觑，不敢相信他竟然就是这群恶魔的领导者。

那人淡淡微笑道：“在下曼荼罗教狮泉河守护者桑戈若，此次前来贵寺，是想向额伦寺诸位大德借一样东西。”

曼荼罗教！

幸存的七位僧人不禁骇然变色。

曼荼罗教本是流行于印度的教派，信奉毁灭之神湿婆，以活人献祭，是最为邪恶的教派之一。然而此教一向蜗居雪峰深处，与藏边诸寺素无往来，额伦寺众僧人更是只闻其名，不知其详。直到一个月前，额伦寺活佛潜修三载，终于参悟梦境神通。没想到活佛在梦中观照未来后，竟夙夜叹息，宛如看到了极为可怕之事。

此后，活佛入定苦思七日，仍无破解之法，最后竟决定提前十年示寂，以避大劫。诸位弟子苦苦挽留，活佛也只是摇头不语。

活佛示寂前只留下一句话：“天雨曼陀罗花，诸天灭劫就要降临了。”

这句话宛如魔咒般笼罩在额伦寺众僧侣心头。最初的几天，额伦寺上下也曾谨慎戒备，只是一个月过去了，周围一切如常，僧人们也松懈下来。有些年轻僧人甚至忍不住暗中怀疑，难道活佛观照出的未来只是一场毫无根据的噩梦？

没想到，八月十日，活佛圆寂后整整四十九天，这场噩梦终于被鲜血化为现实。

黑衣人手中的火把摇曳，照出四周炼狱般的惨状。额伦寺众僧人坐在暗黑的血泊中，瞠目结舌，被惊恐和悲痛完全击倒。桑戈若的目光从这些僧人脸上扫过，似乎等得有些不耐烦，道：“帕凡提女神像到底在哪里？”

神像？额伦寺诸僧人一怔，难道他们这样大肆屠戮，寻找的不过是一张女神图像？

一个年轻僧人喃喃道：“帕凡提女神是谁？”

那个“谁”字刚刚出口，就化为一声凄厉的惨叫——他的整条右臂带着大半个肩膀，被桑戈若的剑生生劈下。

长空中一大片血云喷溅，将其余六位僧人的头脸完全染红。伤者恸声惨呼，挥舞着仅存的残臂向桑戈若撞去，却只迈出半步就已跌倒。他身旁中年僧人一把将他紧紧抱住，一面帮他止血，一面不住念诵经文。伤者的身体剧烈抽搐了几下，渐渐没了呼吸。

桑戈若伸出手指，弹了弹剑尖，血滴噗地散作无数粉珠，洒在诸僧人的脸上。

额伦寺僧人抬起头，目光中全是怒火，恨不得将眼前的敌人碎尸万段。

桑戈若淡淡道：“诸位想起来帕凡提女神是谁了吗？”

众僧人一言不发，牙关都快要被咬碎。

桑戈若微笑了一下，看着自己的手指，数道：“一。”

唰的一声轻响，长剑已指向一位小喇嘛。小喇嘛看上去只有十二三岁，仿佛是刚入寺庙修行不久。他吓得脸色惨白，瑟缩在那位中年僧人身后。

“二。”桑戈若的笑容依旧温煦，然而声音已经冰冷。

“三”字还未出口，那个中年僧人放开尸体，一把将小喇嘛护在身后，沉声道：

“帕凡提女神是印度传说中毁灭神湿婆的妻子。她的法像的确曾藏在蔽寺中，但现在

已经不在。”

桑戈若哦了一声，依旧微笑道：“在哪里？”

中年僧人抬头直视着桑戈若，一字一字道：“已在一个月前与活佛肉身一起火化！”

桑戈若微微皱眉，“火化？”

中年僧人点头道：“因为那幅图，本是额伦寺代代秘传之物，一直绝无副本，只刺在活佛身上。”

桑戈若脸色不禁一沉。

中年僧人凄然笑道：“一月前，活佛观照未来，知道曼荼罗教将唤醒毁灭神湿婆，兴起灭佛浩劫，而毁灭神觉醒的必备机缘就在于这张帕凡提女神像。活佛知道自己的力量无法与曼荼罗魔教抗衡，不得已提前示寂，嘱咐我们将他的肉身与此图一起火化，了断因缘！”中年僧人霍然抬头，逼视桑戈若道：“如今，就算你杀光我们、夷平额伦寺，帕凡提女神像也找不回来了！”

桑戈若清俊的脸上陡然腾起一片阴冷的杀意，他一字一字道：“那我只好杀光你们，再一寸寸搜索女神图像了。”话音未落，剑光已如游龙般腾出。昏暗的庙宇被照出一片血光，瞬间又已恢复平静。

剑已然回到桑戈若手中——又或者，根本没有拔出过。他望着微颤的剑尖摇了摇头，似乎并不满意这一剑的效果。

额伦寺的僧侣们惊恐地望着彼此，似乎还在庆幸自己没有这一剑斩杀。

突然，黑暗中爆出“噗”的一声闷响。

一个僧人倒了下去——或者说，是半个。他双目几乎要突出眼眶，拼命用手支撑着地面，他清楚地看到自己的上下两半身体脱离开来，一半宛如木桩般矗立在原地，另一半却被双手撑向了半空中。猩红的鲜血从伤口处泉水般喷涌，伴着不似人声的惨叫。

其他僧侣几乎同时发出惊叫，那半截身体依旧不甘心地爬着，布满血丝的双眼泛出灰白的颜色，口中却还在喃喃念道：“救我，救我……”他沾血的双手几乎就要握

住那小喇嘛的腿，中年僧人猛地闭上双目，一挥手，将手中的降魔杵刺入了伤者的颅顶。

那僧人身子一挺，终于瘫软下去。

鲜血染红了佛堂。

桑戈若合上双目，脸上浮出一缕悲伤的神色，似乎不忍心看到如此惨状。但在额伦寺众僧眼中，这无疑是最恶毒的嘲笑。

他们本是神佛的信徒，是藏地最受尊敬的僧人，如今却被这群邪魔外道屠戮、残杀、侮辱，且无法还击！这不仅是对他们生命的蔑视、戕害，更是对他们的信仰、对诸天神佛的不敬与亵渎！

额伦寺僧人圆睁的双眼似乎要滴出鲜血，仇恨的火焰宛如压抑不住的火山，随时都会喷发。

桑戈若看着他们，却只微笑着摇了摇头，重复道：“帕凡提女神像在哪儿？”

中年僧人的声音已经有些变调：“已经和活佛的肉身一起火化！”

桑戈若微笑道：“骨灰在哪儿？”

额伦寺诸僧人一怔：“你说什么？”

桑戈若淡淡道：“老不死的死了、烧了，总会有灰留下吧？我今天偏要试试，能不能从那捧骨灰中拼出一张帕凡提神像来。”

旁边一个僧人嘶声怒喝道：“你竟敢对活佛不敬，我和你拼了！”言罢猛地向桑戈若撞去。

那位僧人猝然跳起，众人才发现他竟生得十分高大，横肉满身，看上去仿佛一座铁塔般，轰然向桑戈若压了下来。

桑戈若提剑的手似乎向后挥了挥，又似乎没有。却听得众人一声惊呼，大蓬的血花再度盛开，那铁塔般的肉身竟然从中裂开一个十字，瞬间坍塌下去！

桑戈若却看也不看，只是盯住那个中年僧人，沉声道：“现在肯把骨灰交出来了么？”

中年僧人满脸悲痛，却又强行压制下去：“活佛的骨灰早已撒入圣湖之中。”

桑戈若唇边浮出一个更加森冷的笑容，向剑尖吹了口气：“你们的活佛近十年来一直修行一种道法，圆寂后肉身可以百年不腐、水火不侵，你们是用什么办法将他火化的呢？”

中年僧人一怔，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个秘密，活佛圆寂前只告诉了他一个人，同时也把最大的信任和最艰难的责任交给了他。他早预料到这场杀戮的来临，却不能告诉任何人，只在一旁看着师兄弟们彼此嬉笑打闹、争论佛理、洒扫寺院、分享酥油茶……这平常的一切成为最后的幸福，被他一点点记在心中。他甚至忍不住想劝新来的师弟们先走，避开这场浩劫，然而他最终没有。

为了完成活佛的遗愿，他不惜连最亲的人都欺骗了。

那天半夜，是他悄悄打开灵塔，将完好无损的活佛肉身盗走，藏到了一个极为隐秘的所在。这一切绝无第二人知晓，又是怎样被敌人发现的呢？

他不由自主地抬起头，仰望着大殿中央那尊大威德金刚像。神像无语，他的脸色却渐渐变得苍白。

桑戈若一面冷笑，一面步步逼近：“额伦寺活佛热衷修行各种神通，最后却都是作茧自缚。

“他虽看透了来日大劫，提前圆寂，却无奈已事先修行了肉身不腐的神通，无法毁掉女神图。

“这就是命，是湿婆大神不可抗拒的意旨！”

他每说一句话，就上前一步，伴随着手中的长剑一颤，一名额伦寺的僧人就倒在了血泊中，身首异处！最后只剩下中年僧人和被他抱在怀中的年幼喇嘛，被逼入了墙角。

桑戈若踏着满地血肉，剑指中年僧人眉心，一字一字道：“你把他的肉身藏在哪里了？”

中年僧人摇了摇头。

突然，噗的一声闷响，一条金色的法杖从中年僧人背后穿出。他似乎想说什么，

却再也无法开口，喷出一口鲜血，倒了下去。

桑戈若有些错愕，收起长剑，看向中年僧人身后。黑暗中出现了三条灰色的影子。其中一人收起法杖，淡淡道：“桑戈若，你是越来越婆妈了。额伦寺不过弹丸之地，杀了他慢慢找也来得及，和贱民谈条件，真是丢尽了教主大人的脸。”

桑戈若皱了皱眉头，随即又露出微笑，道：“三位大人带着教主大人的旨意前来，想必已经知道神像的所在了。”

另一人冷哼一声，道：“你还不算太蠢。教主无所不知，而我们三人经教主赐法，已能和教主大人心意相通，所以这神像的所在已经不劳你费心了。”言罢挥了挥手，竟似要桑戈若走人的意思。

桑戈若淡淡一笑，答了声“是”，脚下却一动不动。

另一人在周围巡视一周，目光又落到桑戈若身上，冷冷道：“你怎么还没走，留下来邀功吗？”

桑戈若也不生气，仍然微笑道：“教主大人无所不知，功劳是谁的就是谁的，抢也抢不去。传说帕凡提女神乃是三界中唯一能让诸神倾倒的女子，所以在下只是想留下来瞻仰一下女神的宝相，开开眼界，也算不枉此行。”

其中一个灰衣人冷笑一声，道：“你要看就看好了。”突然纵身往上一跃，手中瞬息绽开一片七彩光轮，向大殿正中的大威德金刚像拍去。

砰然一声巨响，整个大殿都受了震动，大块木屑、瓦砾四处乱落，那尊三丈高、纯铜铸就的大威德金刚像竟被他一掌拍为齑粉。

满空金粉飞扬，一具干枯的肉身从金刚像内跌倒下来。桑戈若一怔，没想到额伦寺活佛竟会把自己的肉身藏在这座巨大的佛像中。

肉身枯瘦，已经缩得不足三尺，宛如婴儿，只是通体泛着金色的油光，几乎被地上厚厚的金粉完全掩埋。为首的灰衣人隔空扬手，那具肉身竟宛如被无形的绳索牵引一般，整个飞了起来，被他捧在手中；另一个灰衣人拿出一枚碧色的圆环，在手中拂拭了几下；第三人则在一旁默默诵念着咒语。

桑戈若不禁脱口道：“潜龙珏？”

一个灰衣人道：“不错，这就是天罗十宝之一的潜龙珏。只有它能克制不腐神通，将这片刺有女神像的皮肤剥落下来。”

持潜龙珏的灰衣人聚精会神，让潜龙珏锋利的边缘在那片金色的皮肤上游移着。小小一片青色的玉珏竟仿佛有万斤之重，以他的力量都不能轻易运用。每割开一点皮肤，大量金色的液体便渗透出来，发出浓重的香气。

也不知过了多久，肉身背后的女神像终于被完整揭下。

一个着水红色衣衫的女子站在昏黄的图像中，若隐若现。

桑戈若注视了女神像良久，终于叹息一声，转身离去，只片刻时间，就已完全消失在夜色中。他手下那群黑衣人也瞬间随他一起消失，宛如来自虚无最终又回归虚无一般。

三个灰衣人正要將神像小心收起，鼻端突然传来一阵浓烈的异香，低头看时，他们手中的活佛肉身竟化为七彩尘雾，在凌晨的寒风中越飘越远。

天空中一脉晨光正要冲破重重夜色，大团雪花飘落下来。

只是，这些雪花竟然是墨黑的。

“天雨魔花，诸天灭劫就要降临了。”

第二章

❧ 谁舞劫灰向碧空 ❧

广袤的天幕宛如一张撑开的巨图，蓝得耀眼，阳光将五色光辉尽情洒向大地。如果说，四周淡青色的峰峦宛如藏地的多情少女，静静地沐浴在阳光下，那么青黑色的乌孜山就宛如壮硕的康巴汉子，挺直了伟岸的腰杆，直面苍穹，他们一起为这幅天碧云高的空灵画卷涂抹上一笔浓墨重彩的底色。

巍峨的山峦中，一座极其恢宏的寺院傍山而建。

哲蚌寺。

神圣的哲蚌寺。

这座藏地最大的寺院，三面被乌孜山环绕，寺院顺着山势逐层递高，殿宇交错连接，看上去丹楼如云，金碧辉煌。

法号吹响，数千僧侣整齐的诵经声直透云霄。白云寂寂，青天无言，雪原、草地、湖泊、人群，就连那吹过的一丝丝微风也为这神圣的佛域梵唱所震慑，发出最虔诚的回响。

一条条灰白色的金刚石阶梯沿着墨黑的山石蜿蜒而下，仿佛天庭垂下的一条条哈达，千年不变，永远地连通着这人神的分野。

阳光下，灰白色的石阶都被晒得有些发烫。

噗的一声轻响，一蓬鲜血在石阶上溅开。

神圣的宁静瞬时被击得粉碎！

一双鲜血淋漓的手爬了上来，在白色的阶梯上留下十道极粗的血痕，而后跟着一

张毫无血色的脸。他看上去只有十二三岁，或者更小，身上一袭喇嘛的红袍也显得过于宽大。他正艰难地攀着石阶，一步步往哲蚌寺爬去。

小喇嘛整张脸都被鲜血沾污，大大的眼睛已经暗淡无光，透出垂死的颜色。他的内脏似乎受了极重的伤，每动一下，口中都会呕出鲜血。血迹在他身后拖开，宛如一条长长的飘带。

法钟敲响，哲蚌寺寺门敞开，几位僧人匆匆赶上去，将他扶起。小喇嘛躺在哲蚌寺僧人怀中，苍白的脸上却没有一丝获救后的喜悦，只是张开干裂的嘴唇，艰难道：“额伦寺已遭屠灭……求见哲蚌寺活佛。”

哲蚌寺措钦大殿经幢辉煌，檀香馥郁。

由一百九十根巨大柱子撑起的宏伟法堂内座无虚席，哲蚌寺活佛索南迦措正带领着数千僧侣齐声诵念佛经。一旁甘丹寺活佛白摩大师也恰好在此处讲法。今天本是两寺一年一次的法会。

诵经声沉寂。

众僧人都默然不语，望着两位上师，空气中弥漫着惶恐不安的气氛。索南迦措眉头紧皱，将那位奔来报信的额伦寺小喇嘛放在身前，一手结印，轻轻抚在他额前。

那小喇嘛本已昏迷，此时似乎得到了无形的加持，勉强睁开了眼睛。他挣扎着微微坐直了身体，伸出沾满鲜血的手向胸口掏去。他甚至没有向索南迦措行礼。不是他不尊重这位最孚众望的活佛，而是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然不多了。

十指的指甲几乎都已生生剥落，血痂和尘污沾满了指节，让他的手指几乎不能弯曲。然而，当旁边的一个僧侣想帮他掏出胸前藏着之物时，他却摇头拒绝了。

小喇嘛低下头，用残破的手指和干裂的嘴唇一起“捧”出了一块沾满血污的破布，恭敬地放在索南迦措面前。

也许是濒临死亡，他墨黑的瞳孔扩得极大，宛如两枚蒙尘的宝石。他静静地对着索南迦措，似乎想说什么，却嘴唇颤抖，一个字也说不出。